

| 目录

前 言 地球不是平的 1

第 1 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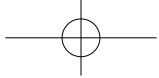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 谁来拯救“中欧”？ 14
- 德国的钟摆与巴尔干的灵魂 18
- “慕尼黑阴谋”的类比 24
- 理想主义对美国的祸害 29

第 2 章 分裂的地理，报复的逻辑 地图的力量 33

同为金砖国家，中国比巴西更有成为世界性大国的发展潜力，是因为地理位置决定的？在洲际弹道导弹和核武器的时代，地理到底还重不重要？为何自由国际主义者普遍支持在巴尔干地区进行干预，却反对入侵伊拉克？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地理是以何种方式勾勒出人类政治版图的？

- 现实主义与地图的价值 34
- 地理的逻辑 37
- 人类活动轨迹的前戏 40
- 从未降格的地理 44
- 地理将会以怎样的方式报复人类？ 46



第3章 地理的历史轮廓 希罗多德和他的继承者 49

汤因比为何会认为安逸的地理环境反而不适合文明发展? 霍奇森为何认为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观是错误的? 他所倡导的“一世界”是否真是打开世界历史大门的钥匙? 伊斯兰教的形成与阿拉伯地区的气候和地理环境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

- 动荡的美索不达米亚 51
- 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 53
- 地理对伊斯兰教的偏见 57
- 霍奇森——伊斯兰的冒险 60
- 希罗多德的猜想 67

第4章 历史的地理枢纽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剧本 73

为何说海洋是自由主义和西方民主扎根的自然条件? 麦金德真的准确预见苏联的解体? 陆权的代表苏联在与海上力量最为强大的美国进行终极对决中, 为何败下阵来?

- 亚洲的“附属”——欧洲文明 76
- 世界岛的“心脏地带”决定人类的未来? 82
- 一个世纪前的地缘政治剧本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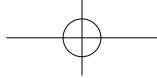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第5章 纳粹德国的地理扭曲 地缘政治空间竞争 93

作为希特勒背后的人, 豪斯霍弗尔的理论对德国二战时期的战略选择产生了怎样深远的影响? 胡比是如何认识到纳粹地缘政治的危险性的? 为何说麦金德的声誉在史特劳兹·胡比的手里得到了挽救?

- 被纳粹曲解的“生存空间”理论 95
- 德国地缘政治的本质 98
- “心脏地带”理论的末日? 101

第6章 被边缘的边缘地带 “权力均衡”的挑战 105

苏联为何一心要打破心脏地带的海权国家所形成的包围圈? 边缘地带对苏联意味着什么? 斯皮克曼在60年前准确预见中国的崛起? 美日同盟的形成以及美国重返亚太遏制中国是否是历史的必然?



边缘地带与心脏地带，孰轻孰重？ 107
美国的后院——起火的“南锥体” 110
大陆边缘地带导致“遏制”战略的形成？ 112
遏制中国的逻辑 114

第 7 章 海权的诱惑 霸权野心 119

美国的海权优势是怎样影响其全球霸权的？为何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格外推崇马汉的海权论？它们是否会重蹈美国海上霸权的“覆辙”？

地理决定海权？ 121
制海权等于霸权？ 126

第 8 章 从“缓冲垫”到监狱 拥挤的地图 131

为何说核武器的蔓延大大加快了全球化进程？亚洲为何没有出现类似欧盟的组织？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存在是要确保亚洲的军事平衡吗？人口的过度膨胀又将如何在地缘政治上作出反映？

人口膨胀在地缘政治上的反映 137
群体心理作祟下的民族主义 140
杀伤性武器和大众传媒带来的地理报复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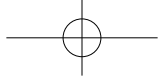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第 9 章 欧洲分裂的地理根源 被割裂的“大欧洲” 149

希腊何以成为整个欧洲乃至西方的发端与终点？德国的中心地理位置及其内在文化态度，将怎样决定欧洲的走向？为何说欧洲当前以货币形式出现的经济分歧，实际上有一定历史和地理的基础？

欧洲的地理与未来的命运 151
亚洲仍然支配着欧洲？ 161
希腊债务危机决定欧盟的未来？ 163

第 10 章 摒弃历史的地理 中心地带的俄罗斯 169

俄罗斯正在运用手中的能源筹码影响欧亚的地缘政治格局，但曾经的加盟共和国并不安心受其摆布。在亚洲与欧洲的天平上，俄罗斯似乎并不清楚应该站在哪边……



- 地理决定的集体主义? 171
- 欧洲的“外省人” 174
- “不安全感”造成的无休止扩张? 181
- 在地缘政治中迷失的俄罗斯 186
- “北极熊”的中亚棋局 194

第 11 章 巨龙崛起 中国实力的地理优势 201

为何中国历史上没有形成东西罗马帝国分而自治的局面? 长城除了起到强化生态地理区别的作用之外, 为何还能转化为政治上的分野? 从远东到蒙古再到中亚, 从东南亚到南海到东海和朝鲜半岛, 作为传统大陆强国的中国, 其地缘政治将面临哪些挑战?

- 虎虎生威的中国 203
- 中国的大陆强国之路 207
- 中国面临的地缘政治挑战 209
- 台湾——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219
- 中美世纪博弈的必然性 224

第 12 章 “阿育王”的困惑 印度的地理困境 2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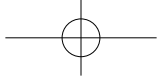
英国殖民者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而治之是弄巧成拙还是历史的必然? 阿富汗在印度的地缘政治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为何说北京和新德里的新型竞争是战争技术和财富发展的共同表现?

- “德里”的历史变迁 232
- 上帝创造的敌人——巴基斯坦 241
- 阿富汗在印度地缘政治中的角色 245
- 中印的全方位博弈 248

第 13 章 搅动世界的波斯 伊朗的地理枢纽 253

在“绿色革命”的冲击下, 伊朗的神权统治日益不为西方人所容忍, 伊朗的核心问题犹如中东的一颗定时炸弹, 随时可能在西方国家的挑唆下引爆, 曾经盛极一时的波斯帝国如何才能恢复大中东强国的昔日风采? 地理的报复又将在这个国家如何上演……

- 阿拉伯半岛的核心——内志 257



地理将怎样报复伊朗? 260
波斯帝国的最终出路 275

第 14 章 “荒野腰带”的“和事佬” 前奥斯曼帝国 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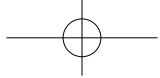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土耳其为何能以非常公开和实质性的方式，反对美国遏制伊朗的政策？作为北约成员国，土耳其为何要推动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和谈？又为何冲在最前面与阿萨德作对？它为何又要在加沙以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自居？

欧洲的“弃儿” 283
阿拉伯世界的困境 296
民主的傀儡——伊拉克 297
地理决定不了叙利亚 301
天生冤家——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306

第 15 章 “山姆大叔”的历史罗盘 墨西哥的挑战 313

当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人将战略重心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转移到亚太时，似乎将墨西哥遗忘在了历史的街角。而作为海洋性的欧洲与大陆心脏地带之间的独立缓冲国，墨西哥到底是美国体面退出历史舞台的出口，还是美国重塑“新世界”核心地位的救命稻草？

布罗代尔的“长时段” 315
为何墨西哥对美国更重要? 317
如果美国不再主导世界…… 321
墨西哥——美国退出历史舞台最体面的出口? 325
墨西哥的今天，美国的明天? 328
墨西哥的未来必将影响世界 3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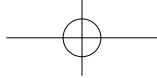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地球不是平的

要问有关未来的问题，最好的立足点其实就是大地，要尽可能放慢脚步去旅行。

驱车穿越伊拉克北部沙漠后，第一道穹顶般的浑圆山丘突然跃出地平线，群峦叠嶂起伏，最高处可达 10 000 英尺（1 英尺约为 0.3048 米），密布着橡树林和火山灰。身后广袤的平原，如同一张张大饼，我的库尔德司机回头望了一眼，不屑地咂咂嘴，哼了一声：“阿拉伯斯坦。”

再向山上看去，他喃喃地说：“库尔德斯坦。”脸泛出光亮来。那是 1986 年，当时正值萨达姆·侯赛因统治巅峰时期，气氛令人窒息。然而，只要我们走进深如地牢的山谷，或行人罕至的豁口，城区无处不在的萨达姆巨幅画像就会突然消失，伊拉克士兵也不见踪影，取代他们的是库尔德自由战士。他们身背子弹带，头戴包巾，身穿宽松的长裤，系着宽大的腰带。

从政治版图来说，我们并没有离开伊拉克。但是，这里却不是萨达姆统治的地盘，因为即使是萨达姆，也不可能战胜山脉天险。



持久的“自然”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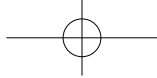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大山具有强大的守护力，它保护着本土文化，防止其受到激进现代化的意识形态侵蚀。同时，在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大山又为游击队和贩毒集团提供庇护所。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詹姆斯·C. 斯科特 (James C. Scott) 写道：“最好把山民理解为流离失所、孤立无援的群体。两千多年来，他们不断逃离平原河谷地带，那里有政权机构的各种剥削与压迫。”比如说，正是在平原上，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建立起他的政权，把爪牙安插到人民中间；然而，20世纪80年代，我几次登上喀尔巴阡山脉，却很少看到集体化的踪迹。这些山脉号称“中欧的后门”，山上到处是原始树林和天然石料垒成的房屋，很少见到罗马尼亚统治者所钟爱的钢筋混凝土。

喀尔巴阡山脉环绕罗马尼亚，正如山脉包围着库尔德斯坦一样。喀尔巴阡山脉西部，是辽阔而空旷的匈牙利平原，点缀着煤褐色的土壤与绿色海洋般的草地。从这里开始，我离开奥匈帝国的欧洲部分，渐渐进入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这一带在经济上相对贫瘠得多。喀尔巴阡山延伸出来的平地，为齐奥塞斯库的专制主义的形成创造了可能，相比之下，匈牙利的古拉什^① 共产主义，强制性则要小得多。

然而，喀尔巴阡山脉并非与世隔绝。几个世纪以来，牵着牲口的商人们在古道上络绎不绝，将货物和文房雅玩贩至此处，由此，中欧的文化特征远远走出了本土，在像布加勒斯特和鲁塞这样的城市和乡镇扎下了根。但大山依然层次分明，第一层余脉向东南方向延伸，消失在阿拉伯和卡拉库姆沙漠之中。

1999年，我乘夜班渡轮，从里海西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出发，赶往东岸土库曼斯坦的克拉斯诺沃茨克。公元3世纪波斯帝国萨珊王

^① Goulash, 匈牙利炖牛肉，匈牙利最出名的一种炖菜。——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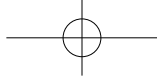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朝时期所说的突厥斯坦，发源地就在此。一觉醒来，眼前是人烟稀少的海岸，一排白色帐篷背靠着死灰色的峭壁，如同抽象画一般。尽管室外温度高达 38 摄氏度，所有旅客还是被命令在一扇油漆剥落的大门前排成一队，由一名警察逐一检查护照；然后，我们又进入一个空荡荡的、热得像烤箱一样的大帐篷进行随身物品检查，另一名警察翻到了我的胃药佩托比斯摩片，竟指控我走私毒品。

那位粗暴的警察还一把夺去了我的手电筒，把 1.5 伏电池倒在脏兮兮的地板上。他那冷酷又野蛮的表情，简直是此处环境的绝佳诠释。除了这间帐篷以外，整座城镇几无半点遮阳蔽荫之处，平坦空旷得让人感到压抑，很难看到物质文明留下的建筑遗存。我突然怀念起巴库来，那里毕竟还有公元 12 世纪的古波斯城墙，以及第一代石油大亨的梦幻宫殿里精美的壁画和石雕。在喀尔巴阡山、黑海、高加索地区，这些西方文化特征竟能顽强地保留下来，而再向东行进，欧洲的印迹便在我眼前一步步淡去，里海的自然边界成为欧亚的最后分界线，随后即进入更加荒芜的卡拉库姆沙漠。

当然，从地理上讲，土库曼斯坦并非毫无希望。相反，它体现了智慧的开启，见证了人类探索历史格局的进程。帕提亚人、蒙古人、波斯人、沙皇俄国、苏联以及突厥余部，不断入侵这块光秃秃又不设防的地域，但这块土地不容任何人在此永久扎根，这里几乎没有可以让文明存活的基本条件。这也印证了我对这里的第一印象的确没错。

再来讲讲另一次经历。我驾驶着汽车在沙漠中前行，地形表面开始逐渐升高，突然间，一马平川的戈壁大漠在我眼前分崩离析，取而代之的是迷宫一般的地貌，时而是早已干涸的河床湖底，时而是叠加起伏的山坡，满眼尽是灰色和土黄色。惟有山顶上披着一抹夕阳红，映射着红赭色的霞光。从不同的角度看，太阳似乎只能照在更高更陡的山坡上。一股冷空气吹进汽车里，原来已到达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



经历过白沙瓦的热浪熏蒸后，我终于呼吸到第一口山间的清新气息。

开伯尔山口规模不大，本身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它的最高峰不到 7 000 英尺，很少有陡峭的山坡。然而，1987 年，在一个小时之内，我穿越阴曹地府般的火山岩构造带，通过尖削的峭壁和蜿蜒的峡谷，从印度次大陆诱人的热带平原，到凉爽的亚洲中部，最终踏上被废弃的戈壁滩。这边是黑土地、纯棉布、浓厚辛辣的菜肴，那边是大沙漠、粗羊毛、手抓肉，完全是两种世界两重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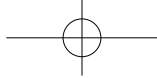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在这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交界处，一代又一代商贩像在喀尔巴阡山脉一样踏出连绵古道，但这里的地理环境却能给后人提供别样的经验教训。按照哈佛大学历史学教授苏嘉塔·柏瑟 (Sugata Bose) 的说法，这个所谓的“西北边境”，首先是英国人叫出来的，其实在“历史上根本没有界”。但是，印度波斯和印度伊斯兰板块的“心脏”是不可分割的，这就是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能形成一个有机整体的原因；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也直接导致它们各自作为国家时，在地理疆域上丧失了内聚力。

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更多“人工”边界。

智慧的开端——地理

1973 年和 1981 年，我先后两次越过柏林墙，进入东柏林。顶部安装着粗管的混凝土幕墙足有 12 英尺高，横亘在东西德之间。西德这一侧，混居着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移民的贫民社区，看起来如同薄薄的黑白胶片一样，而东德一侧则残存着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洗礼的建筑。在西侧，你可以顺墙行走，触摸任何地方，墙上到处是涂鸦乱画；但在东侧，你却能发现到处都是雷区和岗楼。

在当时，城市地面上突兀地出现监狱大院这种离奇事儿，几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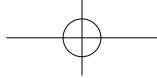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没人会质疑，因为那个时代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冷战永远不会结束”，对于像我一样在冷战期间成长起来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由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任何记忆，我们难免会觉得，柏林墙不管多么残酷和武断，似乎都与山脉一样永恒。然而，真理其实一直存在于书本和德国历史地图上。1989年初的几个月，我滞留波恩，为了完成一本杂志的约稿而查阅资料，偶然间发现了这些文字：

德国处于欧洲的心脏地带，夹在北海、波罗的海与阿尔卑斯山之间，正如历史学家戈洛·曼（Golo Mann）所形容的，就像被关在一座“大监狱”里，四面大门紧锁，内心蠢蠢欲动，希望打破封锁，冲出牢笼。但因南北两面为山水阻隔，向外扩张就意味着只能东扩和西进，因为这两个方向没有地域的障碍。

戈洛·曼认为，100年以来，“毫无章法”和“不可靠”这两个词可以概括德国人的特性，他指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60年代这段动荡时期，尤以俾斯麦的扩张和两次世界大战为主要标志。然而，纵观德国历史，这两个词也可作为德国版图的大小和形状的最佳诠释。

事实的确如此。公元800年，由查理曼大帝建立的第一帝国，是一次重大的领土重组，其疆域范围不断变化，同时或先后囊括了奥地利和瑞士的一部分，以及法国、比利时、荷兰、波兰、意大利和前南斯拉夫；后来，马丁·路德倡导宗教改革，导致西方基督教分裂，接着重大事变纷至沓来，点燃了三十年战争，战斗主要在德国土地上打响，中欧自此衰败；18世纪，普鲁士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之间交叉重叠；19世纪早期，各个德语国家之间结成关税联盟；19世纪末，奥托·冯·俾斯麦以普鲁士为中心完成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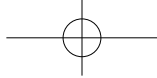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书读得越多，我越发现，原来德国领土一直经历着重组易手的过程，柏林墙只不过是其中一个阶段性插曲而已。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制度也垮塌了。我常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其他地方工作和旅行，对这些制度早已明了在胸。近距离看，它们似乎坚不可摧，令人望而生畏，然而对我来说，它们突然解体的教训是一个信号，不仅说明所有独裁政权的基础并不稳定，还预示着在目前看似固若金汤、压倒一切者，实际上稍纵即逝。唯一持久的，是人民在地图上的位置。因此，**越是在动荡年代，地图就越显得重要，它虽然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却是智慧的开端。**脚下的政治版图瞬息万变时，只要认真思考历史的逻辑，你就能推测出下一步可能出现什么。

再来看看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紧张对峙，暴力在边境的非军事区（DMZ）无处不在，这是我对这一地区的主要印象。2006年，我看到韩国士兵在与朝鲜士兵对峙时摆出待令出击的跆拳道姿势，一动不动地僵立着，握紧拳头，绷紧小臂，眼睛死死地盯着敌人的脸。两边都挑选了个头最高的士兵执行任务，目的是让对手看着就心惊胆寒。但是，这种形式化的仇恨，虽然目前陈列在铁丝网和地雷阵前供世人观瞻，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很可能被废弃，成为历史遗产。看看20世纪其他分裂国家的地图，例如德国、越南、也门，很明显，不管分裂多久，坚持统一的力量终将胜利，没有例外。

这种分久必合的进程，大多是在计划之外一举完成的，有时还会诉诸暴力。非军事区就像柏林墙一样，是一个没有地理逻辑的任意边界，把一个民族国家肆意划分为两个对立的军事集团。一个统一的朝鲜半岛，正如统一的德国一样，是我们应该期望的，或者至少应该有这样的打算。**文化和地理的力量，可能在某个时刻战胜一切；而一个人为的边界是不符合自然的，所以也特别脆弱。**

我也曾从约旦和以色列之间、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陆地边界经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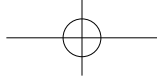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诸如此类的边界还有很多。现在，我更希望跨越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的鸿沟，从历史和政治学的角度经历一段截然不同的旅程，通过对地理的着重研究，从地图中看出更多玄机，从而模糊地管窥到未来的政治轮廓。正是因为跨越了这么多的边界，我对它们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感觉这些地方的命运与我息息相关。我做记者已超过 30 年了，在这喷气式客机数小时即可飞越大洋和大洲的信息爆炸时代，一些精英舆论塑造者们高唱着所谓“世界是平的”，这使我确信，当下的人们都需要恢复对于时间和空间的敏感性，这些能力我们已失去了很久。

我丝毫没有“世界是平的”的感觉。相反，我将向读者介绍一些貌似“不合时宜”的思想家，以便打消人们的错误观念，使他们不认为地理不再重要了。在这次旅程的前半段，我将深入挖掘和阐释这些思想家的理论基础，以便后半段运用他们的智慧，带领读者横跨欧亚大陆，了解从欧洲到中国，包括大中东和印度次大陆，这些地区历史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未来有可能发生什么事。我要检视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寻找到底缺失了什么，检讨一下我们是如何把它弄丢了，然后试图恢复它。要放慢我们的旅行脚步，还要慢慢地观察，同时借鉴和援引一些著名学者的丰富学识。这就是我此次旅行的目标。

地理（Geography）在希腊语中的本意是“对于大地的描述”，常常与宿命论相关，意味着限制人的选择，因此含有贬义。但对于我来说，只希望通过地图和人口学研究等工具，为传统的外交政策分析作多一层解读，从而找到更深层和更强大的方式来看待世界。你没有必要成为“地理决定论者”，但必须记住：**我们越是对当前的事件疲于应付，个人及其选择就越显得重要；而当我们跨越百年历史审视问题时，地理则会起到更重要的作用。**

中东地区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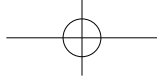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中东何以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就在我撰写此书之际，整个中东地区，从摩洛哥到阿富汗，所有专制政权都处于危机之中。寡头统治的旧秩序已难以为继，而通往民主化的道路却又艰难曲折，整个社会动荡不安。在这个大动荡时期的第一阶段，新通信技术的力量似乎打败了地理学派。卫星电视和社交互联网站已经使整个阿拉伯世界成为抗议者社区，始自突尼斯的变革使得埃及、也门和巴林等地的民主人士都受到了激励。这些国家的政治局势存在共性，不过，每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方向都受到自身历史和地理特征的深层影响。因此，越是对这些方面有所了解，越会对有关事件表现出更少惊诧。

始于突尼斯的动荡，可能只是个意外。古董级的旧地图显示，今天的突尼斯过去只是一个集中定居点，相比之下，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在那时反而显得地广人稀。突尼斯向地中海突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不仅在迦太基、罗马帝国时期是北部非洲的人口中心，在汪达尔、拜占庭、中世纪阿拉伯人、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也很繁华。西部的阿尔及利亚和东部的利比亚从地图上看只是模糊的地理概念，相对而言，突尼斯更像一个古老文明的集群。

在长达 2 000 年的历史进程中，与迦太基（其范围与现在的突尼斯大致相当）离得越近的地方，发展水平越高。由于城市化进程在 2 000 年以前就已开始，突尼斯建立在游牧基础上的部落特征相对薄弱，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阿拉伯学者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n）也认为，这一特征对政治稳定非常不利。公元前 202 年，罗马将军小西庇阿在突尼斯外围击败汉尼拔后，挖了界河战壕或称为“罗马地宫”，用以标志文明的领土范围。这个地宫与目前的中东危机仍然有关。它从突尼斯西北海岸的塔巴卡向南延伸，然后折向东，直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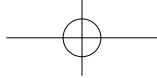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另一个地中海港口斯法克斯，至今仍然清晰可见。

在这条壕沟之外的乡镇较少有古罗马遗迹，今天仍然是贫困和欠发达地区，历史上失业率较高。2010年12月，西迪布宰德镇一名果蔬贩子采取了自焚行动抗议当地警察的苛待，就倒在离西庇阿防线不远的地方，这成了阿拉伯革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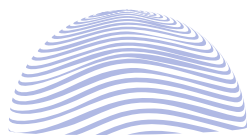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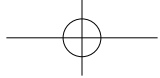
这不是宿命论，我只是提供相关时事的地理和历史背景。阿拉伯民主变革从历史上看，正好发端于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区域，也是在地理上最接近欧洲的地方。更具体地看，它又肇始于这个国家最穷困的地区，这里自古代起就长期被忽视，此后也一直没发展起来。这种历史知识可以增加对其他地方的理解深度。比如另一个古老文明集中地埃及，像突尼斯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也门，作为阿拉伯半岛的人口核心，一直怀有谋求统一的雄心，但因庞大的山区地形而备受困扰，这样的地形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势力，助长了部落和分裂主义组织的气焰；或者还可以看看叙利亚，那缩成一团般的地形，使基于种族和宗派身份的分裂状态得到了庇护。

地理学证明，突尼斯和埃及具有天然的凝聚力，而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的凝聚力就没有这么强。因此，突尼斯和埃及只需要温和的专制形式即可维持统治，而利比亚和叙利亚则需要更强硬些；至于也门，从地理上讲一直就很难统治。20世纪的欧洲学者，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罗伯特·蒙塔涅（Robert Montagne），一直把也门称为“条块分割的社会”，这里集中体现了中东的山地和沙漠地形。也门，在中央集权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徘徊，用蒙塔涅的话说，就是一种典型的“颠沛流离”的制度，“其本身十分脆弱”，因此不能建立起持久的政权。这里的部落很强大，中央政府则相对薄弱。

我们越是重视地图的价值，就越不容易造成失误。我们将不仅可以决定何时干预、何时不干预，还可以规划我们该怎样干预。



当前，全球性的政治动荡屡见不鲜，这个世界似乎越来越难以管理，美国及其盟国应该如何应对，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地理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应对的方法。通过翻查研究旧地图和求教于早期地理学家、地缘政治思想家，我想在 21 世纪搞清地球的真相，相关的前沿性工作我早在 20 世纪中后期就开始做了。即使我们可以发送卫星到太阳系外，即使网络没有国界，兴都库什山这样的山脉仍然构成无法逾越的强大屏障。任何旨在这些地方搞什么重建自由秩序的意图，都不能脱离这样的现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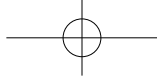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第 1 章 地图上的地缘战争 宁死不屈的地理

20 世纪 90 年代波黑战争后，人们才认识到自由主义的局限性并重新建立对地图的尊重。冷战结束后，人们逐渐丧失地理意识，似乎理想主义的时代已经开始，但在“9·11”之后的 10 年里，一系列灾难性的事件将这种幻想击得粉碎。

巴尔干半岛自古以来就是一触即发的“火药桶”，根源何在？中欧作为“宽容忍让”和“高度文明”的理想地标，在新的大国博弈中能否幸存下来？德国的地理位置又是怎样决定其钟摆方向的？海湾战争中，眼看就要活捉萨达姆，老布什为何却下令停止进攻巴格达？

西方国家对米洛舍维奇等独裁者的“绥靖政策”一时间使得“慕尼黑阴谋”的类比甚嚣尘上，地理的报复在无形中开始上演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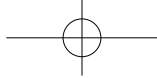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要重拾我们的地理意识，必须先在最近的历史坐标中找准一个时间点，搞清我们在何时彻底失去了它，以及为什么会失去它，并阐明那将如何影响我们对世界的判断。

当然，这种地理意识的丧失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倘若要我指出这个时间段，我想大约就是柏林墙倒塌后的那段日子。一条人为边界的倒塌，本应让我们对地理和地图更加肃然起敬，以便提前考虑德国版图的变化可能会对相邻的巴尔干和中东地区带来什么影响，但恰恰相反，我们却从那时开始盲目自大起来，完全无视那些真正的地理障碍仍然虎视眈眈地横亘在我们面前，使我们渐行渐远。

德国境内一道人为边界的拆除，仿佛突然成了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让我们认定：人类所有的分歧将从此烟消云散；民主既然能将东欧收于麾下，也必将征服非洲和中东；“全球化”这个风靡一时的流行概念，不仅是人类历史和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更一跃成为历史的道德方向和国际安全体系。想想看，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刚刚被打破，美国和西欧的国内安全就被视为理所当然，太平盛世的假象统领了一切。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司前副主任弗朗西斯·福山，预见性地捕捉到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他在柏林墙倒塌前几个月发表了一篇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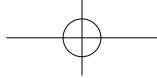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宣称世界各地战争和动乱有增无减，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历史（即自由民主制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至此宣告终结，因为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取得了胜利，有关政治制度的争论就此结束。

其实，这只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象塑造世界，有时甚至是通过出动美国军队来实现的。在20世纪90年代，这样做几乎没有遭到任何惩罚。这是一个信仰倒错的时代，是冷战后的第一轮知识辩论周期。在这个时代，“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被视为无稽之谈。比如，在一些地方，传统和狭义的“国家利益”本来就被定义得似是而非，却硬要对其进行人道主义干预。你最好加入新保守主义派，或当一名自由派国际主义者，整天想着如何在巴尔干地区阻止“种族灭绝”，因为这是当时“聪明的好人”该做的事。

在美国，类似的理想主义大迸发并非史无前例。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之际，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命名的“威尔逊主义”^①风行一时，后来人们才发现，威尔逊的想法很少考虑美国及其欧洲盟国的真正目标，更没有考虑到巴尔干地区和近东地区的现实。20世纪20年代在这些地方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表明民主和自由已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得到推行，同时也意味着，在这古老苏丹王朝的某个地区，狭隘民族意识正在悄然觉醒。

冷战胜利后西方出现的现象，与“威尔逊主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许多人认为，只要高举“民主”和“自由市场”的旗帜，自由和繁荣就会随之到来。有人甚至建议，非洲也可以成为民主革命的前沿，全然不顾这里是最贫穷、最不稳定的大陆，更糟糕的是，这里

^① 威尔逊主义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关于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的愿望、信念和标准，以及由此重建战后国际秩序的计划。1918年1月8日，他对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演说，提出的“十四点计划”即威尔逊主义的主要内容。——译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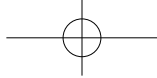
有世界上为数最多的人为划定的、不合逻辑的边界。在欧洲的心脏地带，苏联解体了；相隔近万里，隔着大海和沙漠，仅仅因为电视上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一事件就对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也有了最高的指导意义。然而，正如两次世界大战后的情形一样，我们在冷战中取得了胜利，却并没有得到预想中的民主和全球和平。下一步，为生存而开展的斗争更为艰难，邪恶会戴上新的面具。

非洲各地的确开始显现出民主的迹象，以及更好的政府。不过，斗争必然是漫长而曲折的，无政府状态、叛乱、极端邪恶势力（如卢旺达的情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会重新抬头，非洲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走过对欧美地区来说刻骨铭心的这段旅程：从 1989 年 11 月 9 日柏林墙倒塌，到 2001 年 9 月 11 日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遭恐怖主义袭击。在这 12 年间，随处发生的大屠杀和姗姗来迟的人道主义干预，激怒了理想主义知识分子；而这些干预措施的最终成功，把理想主义必胜信念提到了新的高度。

事实证明，这种信念在“9·11”事件之后的 10 年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在这期间，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影响过巴尔干地区和非洲的地理因素，同样破坏了美国在近东地区的“良好意愿”。从波斯尼亚到巴格达，从古老的土耳其帝国西部最发达的巴尔干部分到东部最不发达的美索不达米亚部分，从有限的空中和地面打击行动，到大规模地面步兵入侵，这一过程将公开暴露自由主义普遍论的局限性，并重新承认对地图的尊重。

谁来拯救“中欧”？

所谓“后冷战时期”，其实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柏林墙倒塌之前就开始了，与之相伴的是“中欧”一词的复苏，身为记者和牛津大



学学者的蒂莫西·加顿·阿什 (Timothy Garton Ash) 后来将其定义为“对于‘东部’苏联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悖离”。

中部欧洲,即米特欧罗巴 (Mitteleuropa),更多的是一个地理概念,而非地理事实。它宣示的是一段旧时光的记忆:热情喧闹,韵味十足,浪漫的欧洲文明,使人联想到鹅卵石小巷、错落有致的小房子、丰收的葡萄酒、维也纳的咖啡馆和古典音乐,而其优雅的人文主义传统中却饱浸着躁动不安的现代艺术和思想。

这里沉睡奥匈帝国的魔幻记忆,以及一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如马勒、克里姆特、弗洛伊德、康德、斯宾诺莎等。事实上,在纳粹暴政统治之前,“中部欧洲”就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备受蹂躏的犹太人世界;意味着经济发达,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里的工业化已高度发展,甚至超过当时的比利时,使人回想起波希米亚的繁荣盛世;意味着姑且不论各种腐败颓废和道德沦丧,仍然是一个相对宽容的多民族融合地区,由哈布斯堡王朝为其提供一个良性的但功能日益失调的保护伞。在冷战时期的最后阶段,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尔·E.舒斯克 (Carl E. Schorske) 在其著作《世纪末的维也纳》(*Fin-de-Siecle Vienna*) 中简明地表达了对中欧的怀念,意大利作家克劳迪奥·马格里斯 (Claudio Magris) 也在其华美的游记《多瑙河》(*Danube*) 中有类似的记述。在马格里斯看来,中欧富有政治敏感性,“能够保护特定的群体反对任何极权主义的计划”;而对于匈牙利作家捷尔吉·康拉德和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等人而言,中欧意味着“贵族”和开启“政治自由化”大门的钥匙。

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欧”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身处地理之中的文化,或者就是这种文化组成了地理的每一个节点,像山脉一般连绵不绝,或像苏军坦克的履带一般回环往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之后,随着种族冲突在南斯拉夫爆发,“中欧”这个概